

长 寿 碑

田耳~~~~~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锐
小说

长 寿 碑

田耳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长寿碑 / 田耳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5. 8
(锐·小说)
ISBN 978-7-5360-7585-6

I. ①长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3194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文 珍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设计:  棱角视觉
ANGULAR VISION

书 名	长寿碑 CHANGSHOU BEI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7.625 2插页
字 数	138,000字
版 次	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长寿碑	I
范老板的枪	95
被猜死的人	161
没有感觉的人（代跋）	237

长寿碑



1

绿皮车总是晚点，该走七小时，拖了两个半小时。不过，原本早上六点半该到，现在九点才进站，天彻底放亮，又是坏事变好事。

表兄易亮才等足三个钟头，朝我们走来时脸上凝着霜气，两手搓个不停。岱城夏天清凉，冬日漫长，一年四季阴霾深锁，寒气氤氲。岱城有谚，四月八，春寒冻死鸭。现在才清明节，细碎却凌厉的风刮得人脸皮一阵阵细跳。往车站外面走，多的是本地包了厚厚头帕的男人，打招呼问要不要搬行李。他们把小红帽掖在裤带上。

亮才不戴头帕，戴一顶帽子像上了松紧带，把他的圆脑壳箍出了一道腰。

“……铁路领导刚被抓，不晓得搞出么子缺德事，一锅端了喏。要是领导换成我来当，我立马下道指示，绿皮车

重新刷道新油漆，全给老子变成红彤彤，保证火车跑得像《新闻联播》，一分一秒都不拖。”

虽然同属西南官话，岱城口音比珙城多了些平仄，尾音一例拖个老长，我总能从岱城人嘴里听出几分莫名的欢悦。

我父亲说：“才狗子，现在你不打牌了嘛？你不到处敲敲打打了嘛？”

“二姑爷，何必翻十多年前旧账嘛？年轻时候，男人家总要出去浮浪几年，手一紧，钱一逼，免不了要干出些丑事嘛。现在，上至锁龙坝，下至下坎岩，领导书记要找致富能手，脑壳一拍第一个想到的横竖是我才狗子，见天打电话，通知老子去开这会那会。现在，老子有话讲前头，没有大领导露面，老子索性也不参加。”

“才狗，你好大哟！”我父亲喷笑着说，“一口一个老子，哪一级的领导才有本事搬动你？胡书记亲自来，够是不够？”

“二姑爷，见什么人摆什么脸，在你面前我这辈子都是才狗子。”

亮才早几年可不是省油的货，每次搭绿皮车来珙城，每回到我家都借钱，开口七八万，拿到七八百也不嫌少。后来我母亲到底被他借烦了，放话说，死活不能再借他一分。借他钱，就是害他人！那一次亮才又来，这边死活不给钱，亮才便要赖不肯走，死活要搬我家一件东西。我母

亲将他关在屋外，他竟在杂物间里翻出一台二十年前的老黑白电视机，硬是一个人扛回了岱城，卖了二十八块。黑白电视机早就摆坏，要将它修好，那价钱可以新买一台彩电。据说，那人从亮才手中买下这老电视，是当成一个怀旧摆件。把岱城翻一遍，可能也只有这人搜集怀旧摆件，居然让亮才撞上。他父亲易为经为此还表扬他：“要得嘛，老汉活到这把年纪，还没听说过哪只狗卖了压狗石，竟然赚得钱。”

这几年不一样，亮才看样子真是发了。我去岱城之前和他通了电话，他问今年来几个人。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人少我就用我婆娘的马6接你们，人多我开那台商务车。”

他那商务车远看是别克款，走近一看，车标由两把火铳架一起构成。虽属山寨货，却不欠马力，在坡道上跑得欢劲十足。行到特别陡的路段，这车甚至想往上蹿跳。

我父母都是岱城人，当年因革命工作需要调去仵城。父亲老家陡山岭，和母亲老家下坎岩只隔一条河。遥想当年，父母大人皆是少年男女，隔河相望，暗生情愫，也是一段青春美事。一晃眼，两人年事已高，又攒下几桩老病，这几年每逢清明挂坟，都是我带着妻儿赶到岱城。我要尽早给儿子灌输些传统教育，要不然，他长大后以为清明这一节，和别的节一样，都是拿来Happy的。

今年不一样，父亲一个房族兄弟打来电话，说一处罕

有人去的坡头，年初烧荒砍火畚烧出一片坟茔，残断的碑石上依稀可看出，这一片是戴家的祖坟山。到底是哪辈祖宗，邀我父亲过去一同探究。这事搞得父亲好一阵兴奋，像得了祖灵召唤，不顾我们劝阻，拖着有病之身霸蛮要来。

来之前，父亲叫我给亮才打电话，说他有车，一定用得着。父母晚婚晚育，生我时，两人年纪相加快够古稀之数。表哥亮才已是五十冒头的人了，大我一轮有多。

在戴家祖坟山，碑石上漫漶的字迹，父亲和一帮叔伯逐一辨认，那架势犹如考释甲骨文。我父亲毕竟多喝几年墨水，他指着碑上现出的字辈解析：“仁彦其可望，世茂昌源深……起码十几辈的祖宗了，搞不好，张献忠屠蜀，湖广填四川的时候，老祖宗走到岱城，见这地方适合谋食，就不再往西去，住下来。同姓聚多了，就挑好这块祖宅地！”

父亲四下张望，看看草丛中的残碑断碣，嘴皮子竟是有点哆嗦。同姓爷叔纷纷认同我父亲的考证结果，商量着广邀同宗兄弟，血亲族友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，将祖坟山重新修葺一番，明年再行大拜祭。

亮才把我们先送到陡山岭，我们上山查看远祖们的碑石，之后又顺道去自家坟园祭拜上几辈亡人。亮才一直坐车里等，叫他先回去，他说反正没事，要用车叫我一声。三点过后，我和父亲从自家坟园走下坡，亮才迎了过来，冲身后一帮戴姓男丁大声地喊话：“我那边饭菜早弄好了。

二姑爷，说好要跟我走的嘛。”其实没人跟他抢，戴家人中午已经聚一起吃饭喝酒，说了好多话。他们也知道，我和我爹还要去下坎岩，挂我娘那一头的祖坟。每年清明来岱城，我都要在陡山岭和下坎岩各烧十数刀纸，燃掉几百块钱的响鞭。

过了河，迎面看得见的那个山头正是易家祖坟山，村子还在山谷更深的地方。亮才朝山头瞟去一眼，让车慢下来，提议说：“二姑爷，我车后头有响鞭有灯笼，有纸钱有茗酒，你看你看，也只欠了一碗刀头。时间还早，不如今天一道手脚把坟都挂了？明天带你们到罗家垭温泉泡他一天！”

“才狗，挂坟是敬祖宗，必须礼事周备，你当是敷衍？”我父亲一辈子当老师，训人的口吻总能拿捏出几分威严。他又说：“明天，你换一身素净的衣服。五十多的人了，还好意思穿得这么花里胡哨，想上大街招惹嫩妹子？明天你们上山挂坟，我全程陪着。”

“二姑爷，你说了算。”亮才歪着脸冲我一笑，心里定然说，你陪着？你分明是押着。

快进村时，一个五十开外的男人正坐在路边一处陡岩坎上抽着旱烟发呆。只在这些偏僻村落，还找得见整日发呆的闲人。我觑了一眼，不认得，父亲大概也不认得，只要认得，他会冲那人打招呼。我父亲好多年没回岱城了。

亮才一脚踩停了车，手做扩音筒搭在嘴边，冲那男人

喊：“马壮，去年秋后收的新米，还存得多少？”

那男人磕磕烟袋跳下坎岩，走到车旁回话：“仓里只存了谷子。但没得紧，易老板你要，我马上打成米给你送来。”

“那要得，你赶紧去打米。马壮，你家的米煮成饭，硬是香得死人，馋得死狗。”亮才是下坎岩首富，讲话难免对人支使。他又说：“马壮你晓得，今年清明节气，我二姑爷来了，表弟来了，表弟媳妇来了，表弟那个崽崽，也就是我的盛彰表侄也来了，挤挤挨挨全家班噻。我表弟戴占文你没听讲过？全国有名的作家，写小说经常在中央电视台发表，赵忠祥念头一段，倪萍妹子念下一段，接下来轮到毕福剑，毕福剑一搞气氛当然人欢马跳。你说，这么一搞，众星拱月，哪有不轰动的道理？你家里那些事，不妨跟我这表弟说说，他帮你写几笔，市里的领导都能看到，不敢不重视噻。”

“不麻烦，不敢麻烦！”那男人习惯性弯着腰，谦卑地笑着，又扯起嗓子问，“易老板，米要多少？二十斤够是不够？”

“二十斤？你当是背进城里装袋卖？说是卖米，其实都是卖编织袋。你我两个不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事，搞一百斤，整整一百斤。”

“没问题，我打好米就挑你家去。你家那么多亲戚，老远过来，晚上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米饭。”

亮才开着车继续往村里走，没话找话，问我们认得刚才那人不。我们当然认不得，我父亲说：“下坎岩姓易的，上些年纪我都认得，其他杂姓人家，我就顾不上那么多。”

“认不得没关系，你们看不看得出来，这人有点呆？”不待回答，亮才又说，“也怪不得他，谁碰到他家那些事，不呆若木鸟才怪……呆若木鸡？木鸡木鸟差不多的嘛，占文，我哪能像你那样讲究？你用不着个个字抠我，搞得我有舌头不敢说话。你们晓得不，这个马壮，龙马壮，年纪比我大一两岁，活到五十几忽然多出一个爹。”

我们一家都有些累，懒得回话，亮才的神情不管多么惊奇，也引发不了我们的兴趣。多个爹的破事，放在下坎岩很离奇，网上一搜铺天盖地。很多男人贴钱又贴米，搭工又搭料地把崽女养育多年，DNA一检查，竟发现自家崽女多了一个爹……亮才不上网，一上网稍微浏览一下就能晓得，不管世界多大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准有王八。

亮才见我们没回应，忽然一脚踩死刹车，扭过头来，脸上挤满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看这架势，我们不关注，他就不罢休。他认真地说：“世界上的事多了，多出一个爹，我想也不是盘古开天头一回。问题是……你们晓得啵，马壮多出的这个爹，又是他妈的儿子。我讲这个‘他妈的’不带骂人嘛，事情原本这样，有这么个人，他既是马壮他爹，同时又是马壮亲娘覃四姨的儿子！”

亮才停车的这会工夫，刚才那汉子已经拿着一把柴刀

撵了上来。亮才要搭他一段路，他见车里面挤，手一攀，腰一弓，野猫子似的蹿到车顶上。他还大声说，没得事，坐上面又宽敞又自在。他用刀背敲敲顶棚，敲得呼呼响，示意亮才可以开车了。

“……见了鬼了？辈分有些乱？我会帮你们算出来，但嘴皮子要费一些力气哟。现在没得力气说，吃了饭坐下来，慢慢跟你们摆。”

我们脸上浮起诧异的神色，亮才这才松一口气。

2

菜还在锅里滋滋地响，亮才亲自下厨，一边炒一边隔着门问闻到香没有。

老吕电话打了过来，问我在哪。我坦白，已经到了下坎岩。老吕便嗔怪地说，你这个人，怎么先不说？我去接你站也好嘛。我说不了不了，我家老表有车，一天都陪着我们，万事方便。我心想他大概讲讲客套。我有个熟人总这样：电话一打先问吃没吃饭，你要说刚吃他就遗憾地说正想请你；要是我说没吃，他准说他在另一个县。

事实证明，我总犯以偏概全的毛病。老吕不是那种人。他马上就说：“还没吃饭？那好的，你先别吃，千万别吃，我叫个车接你。”

“我都上桌了，肚皮也饿得响，改天吧。”

“不行，来了岱城听我安排！”老吕不由分说，把电话挂了。

下坎岩离县城不远，过不了多久，老吕带来一辆广本，他坐驾驶副座，跟司机指指戳戳直到车准确地停在我面前。下了车，他摆开姿势要与我热烈拥抱。以前他不这样，可能与与时俱进养成了新的习惯。我自然予以配合，虽然心底怀疑我俩的关系不至于如此亲密。

我心里是把他当成老师的。

老吕吕望初，我认识他已经有些年头了。他以前是文化馆创作专干，《岱城文艺》主编。说是主编，其实他一人将这杂志里外包圆。县级文学杂志大都如此，只要有个热心好事者能从某领导手里不断搞到钱，杂志便一期一期苟延残喘。

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某天我接到陌生的电话。

“……你好，是戴占文？哦，我找的就是你。我是吕望初，你可能不认识我，但我一直都关注你，呃，关注你很久了，从你一出道之时起，我就知道岱城这下又出人了嘛。”老吕的声音嘶哑，面对面讲话都像是在老远的地方喊你，这声音从电话里跋山涉水钻进我耳朵，我头皮乍一下就绷紧了。……我出道了？我是发表了几篇小说，但还远不够吃饭，只是以此为借口在家中蹭老。不过我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写小说（说出来怕他们笑话），这个岱城人竟然知道，我难免小有感动。

耳畔，老吕的声音还在继续：“我马上着手编一期‘岱城青年实力作家作品联展’，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稿，而且必须是首发。你认真办这个事，给我一个精品稿，我给你留头条。”

我想问问稿费怎么算，他忽然咳起来，我便没问出口。事情说完，正要挂电话，他冷不丁挤出一句：“有稿费，不要担心嘛。”我吓一跳，忙说不担心不担心。

老吕的声音弥漫着八十年代文学最繁盛时期的气息。他这人对文学的理解大概永远定格在那时，写几篇小说仿佛是天大的事。内部刊物基本没有稿费，有也聊胜于无，他竟然强调首发，我想这纯属罕见。晚上吃饭，我跟父亲讲到这事，话音不免有些调侃，父亲不爱听。他及时教导我：“我看老吕是个很好的同志，呆在岱城也把你的情况摸得清楚，这说明他的工作做得相当扎实。你才发表几篇文章？人家看得起你，不要不知好歹。”我赶紧表态，明天就开写，争取拎个头条回来，给你老人家当下酒菜。

我写了个中篇给老吕，没上头条，放二条。他为此专门打电话过来，将我开导了半天，拿头条小说和我那篇作了仔细比较，一点一点指出差别所在。电话里，他多次强调头条作者和他非亲非故，素无往来。他仿佛认定，没上头条会对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他稍一喘气，我便抢着说，无所谓，吕老师，我真的无所谓。我越解释，他就越发认定问题很严重，把话从头捋，再说上一遍。

过不久，我收到一千块钱稿费。内刊发表过后，还可以在别的杂志发表，这一千块，我觉着像是白捡，马上去卤煮店给父亲切了几盘下酒菜。

后面就有了交流。老吕了解到我每年会到岱城挂清，就叮嘱一定给他电话，到时碰头。于是，次年清明节，我们见了头一面。那天，老吕邀集在“岱城青年实力作家作品联展”专辑中发表作品的作者一起吃饭，说一直想搞这个聚会，遍点人头，就差我一个。我外来的是客，那天一桌人频繁敬我，我也喝得勤快。多喝了几杯，我竟找到了一种回家之感。在仵城，我可没有任何文友可资交流，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写。老吕喝多了就滔滔不绝，正说着，脸上忽然挂起歉疚之意，说在我这里发没稿费，只能请大家胡乱撮一顿。

我已喝了几杯，张口接茬：“怎么没有稿费？内刊给一千，够意思了。”老吕当即傻眼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这句话搞得他下不来台。后来他在电话中解释，别的作者好歹有单位落脚，他不操心，惟我没工作，他好歹挤一千块钱寄过来。

那以后，我对他以老师相称，有稿子就塞，并说再寄稿费我就不敢投稿了，这钱你拿去聚一聚作者也好。除了给他稿，我不论在国内哪家杂志一有发表，过几天准接到老吕电话，听他评论一番。他瘦弱，常穿一身国防服，走在街上最易汇入人流消失不见。他的评论，我从没认真听

过。他对小说的判断力，和我父亲没什么两样，强调教育意义，突出社会影响。我一个短篇里床戏若是上了两段，或者描写尺度较大，他皆表示担忧。“……你要想到，你这小说将来要让你儿子看！”我嘴上恭敬应着，心里噗哧一笑。我可不打算让儿子看这些玩意。

但是，老吕打来电话，我倒乐意听。一听他略微沙哑的声音聊起文学，我心底总会得来一种异样的温暖。

这天，老吕穿的是休闲西服，意外地贴身。他叫司机拖我到城里吃饭，之后去一家泡脚城，叫了妹子给我搓脚，我没有拒绝。换别人这也不算什么，老吕竟然请我洗脚，我当即有种不真实之感。妹子搓得我腿脚麻酥酥，睁眼一看，妹子长得还不错，一切都再真实不过。不洗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……看看躺在一旁闭目养神，任凭一个健硕妇女揉捏的老吕，我心底便腾起同流合污的快感。和老吕洗脚，马上被我列为年度重要事件之一。

老吕忽然瞟来一眼，冲我说：“以前资金不够，稿费开不出来，亏欠了你们作者。现在资金比以前宽裕，但我已经不编杂志。年轻人里头，找不出个接班的。”

“以前不是一大帮年轻人跟着你嘛。”

“时代不同了，以前他们跟我跟得紧，现在要人接手杂志，个个推托，像是抓他们壮丁……噢对，小戴，你反正不上班，要不你过来搞杂志？你负责业务，钱由我去搞。”

“不行不行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千里迢迢……”